

國學十典

冊十六



詩經

國學十典

詩經

劉毓慶 李蹊 譯注

中華書局

頌 周頌

【題解】

關於「頌」，過去有兩種權威性的解釋，一種是「舞容」說。《毛詩序》：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」清儒阮元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認為：「頌」即「容」，容、樣一聲之轉，即今所謂的「樣子」。「《風》、《雅》但絃歌笙間，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」，而頌各章伴隨舞蹈，有表演的陣容，所以稱作「頌」。另一種是「鏞」說。張西堂認為：「頌」字與「鏞」字古音相通，「頌」即「鏞」的假借字，是一種樂器，即大鐘。古宗教儀式多用鐘。二說猶以前說影響最大。但據《墨子》「舞詩三百」之言，似乎《詩》皆可舞，《風》、《雅》何不被「頌」之名？若以「頌」為鏞鐘，則周初是否有鐘，目前尚難定斷。我們認為，「頌」當為「誦」之借字，所指則是宗教性的誦辭。甲骨卜辭中每言「祝用」，即「祝誦」，意即祝告於神明。今《周頌》中以宗教誦辭與誦詩為主，兼收入了西周初、中期的舞詩、樂歌。因為這些誦辭所表現的是西周盛世之德，多數為周室「製禮作樂」時的產物，故被周人神聖化，遂有尊崇之義。故後來把周公之後魯國與前朝商之遺作，都被以「頌」之名了（詳見劉毓慶《雅頌新考》）。

清廟

於穆清廟^{〔一〕}，肅雝顯相^{〔二〕}。濟濟多士^{〔三〕}，秉文之德^{〔四〕}。對越在天^{〔五〕}，駿奔走在廟^{〔六〕}。不顯不承^{〔七〕}，無射於人斯^{〔八〕}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於 (wū) 穆：嘆美之詞，猶言「嗚乎美哉」。一說「穆」言肅穆莊嚴貌。清廟：清靜之廟。

〔二〕肅雝：恭敬和順之貌。顯相：有顯著之德而助祭者。相，助，指助祭者。

〔三〕濟濟：恭敬齊整之貌。一說衆多貌。多士：指參加祭禮的人。

〔四〕秉：執。文之德：指有教養，通禮儀。是西周以來人們最崇尚的最高的道德修養境界。

〔五〕對揚：即「對揚」，詳《江漢》注。

〔六〕駿：敏疾，迅速。

〔七〕不顯：偉大之意。不承：有強盛、威烈、美善之意。

〔八〕無射 (ㄨㄛˋ)：愛憐不舍之意。見《思齊》注。

【譯文】

啊，莊嚴清淨的祖廟庭堂，助祭者心懷明德恭順安詳。衆多賢能之士聚集在這裏，舉止文雅展示出良好教養。稱頌宣揚祖先在天之靈，敏捷地奔走在祖宗廟堂。偉大的英武的先祖啊，對人類多麼仁愛善良。

【評析】

這是周初祭祖時配歌舞的詩，贊美祖先崇高的文德——無所不包、無所不容的胸懷和道德境界。格調莊嚴肅穆，雖是意在把人們引入祖宗神靈的氛圍，但西周開始以人爲本的理性精神之光，已穿破宗教神秘的雲霧，在人心中閃現一片新天地。

此詩是否祭文王用，詩中沒有明確的表現，至於作者是否周公，就更難說了。但此詩排列在《周頌》的第一篇，因此一般認爲是周開國之初的作品。如張以誠說：「清廟一啓，萬國之冠冕畢集，蓋新率諸侯以祭，靈爽固是肅然。」

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雖是祭祀神靈，但詩中強調的還是「人」的道德——參加助祭的人是「顯相」，懷念祖先的重點

在「文德」，卒句尤其落脚在對於「人」的愛護和關懷上。從西周開始，中國古代思想史纔真正地進入了理性不斷強化和發展的歷史。

維天之命

維天之命「一」，於穆不已「二」。於乎不顯「三」，文王之德之純「四」！假以溢我「五」，我其收之「六」。駿惠我文王「七」，曾孫篤之「八」。

【注釋】

「一」維：語助詞。一說「思念」。

「二」於（wú）穆：嗚呼美哉。見《清廟》注。不已：不止。指天道運行無止。

「三」不顯：偉大。見《文王》注。

「四」德之純：言德之美。純，大，美。或以為「德」當讀為「得」，「純」讀「屯」，言文王得天命甚艱難。

「五」假以溢我：《左傳》引作「何以恤人」，當從。恤，安也。

「六」收：受，接受。

「七」駿惠：順的意思。

「八」曾孫：後代子孫，指後王。篤：通「敦」，勉也。

【譯文】

想想那上天的旨意，啊，真是美好無邊。啊，偉大啊光榮啊，文王之德大可配天！用甚麼來安定我國，我都將會接受心安。專心順從我祖文王，子孫們將努力不倦。

【評析】

作為祭祀禮敬文王的誦辭，首二句之所以先言天命之不已，正是因為文王承受天命創立了周族大業；而文王之所以獨受上天關懷，在於文王之德——天命總是傾嚮於有德之人；而所謂「德」、「文德」，中心或關鍵在於對人民百姓的關懷和愛護。這和《尚書》反復言及的「敬天保民」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於是，三、四句轉向對文王美德的贊頌；五、六句言後世子孫承受文王之德澤。最後兩句言當遵行文王之德行。起、承、轉、合，結構甚嚴謹。陸化熙《詩通》說：「通詩只重在贊文王之德上，以「純」字作骨，「駿惠」字，「篤」字，俱根「純」字來。」這個評論，看到了本詩的關鍵。

維清

維清緝熙^{〔一〕}，文王之典^{〔二〕}。肇禋^{〔三〕}，迄用有成^{〔四〕}。維周之禎^{〔五〕}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維清緝熙：此句是形容文王之典的。清，清明。緝熙，光也。一說「維」訓「思」。

〔二〕典：典章制度。

〔三〕肇（Zhuo）：開始。禋：祭天的儀式。古代只有有國者纔祭天，故「肇禋」實際上指開國。高亨以為此句當作「肇西土」，「禋」是「西土」二字的誤合。王宗石認為「禋」是「在西土」三字合成。

〔四〕迄：至，終。用：猶「於」。成：成功。

〔五〕禎：吉祥。

【譯文】

多麼清明而輝煌，文王留下的典章。那偉功始於西土，最終把基業開創。這是周家的福祥。

【評析】

這也是一首祭祀文王的詩。祭祀文王，所強調的是文王制定的典章制度，表明詩人要繼承文王之道，這就是周以後所看重的孝道。本詩特短，所以徐常吉認為：「此詩本有缺文，不可融貫。」詩句質樸，直言其事，絕無修飾，可能是西周初期的作品。

烈文

烈文辟公^{〔一〕}，錫茲祉福^{〔二〕}，惠我無疆^{〔三〕}，子孫保之。無封靡于爾邦^{〔四〕}，維王其崇之^{〔五〕}。念茲戎功^{〔六〕}，繼序其皇之^{〔七〕}。無競維人^{〔八〕}，四方其訓之^{〔九〕}。不顯維德^{〔一〇〕}，百辟其刑之^{〔一一〕}。於乎前王不忘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烈文：《待軒詩記》：「烈言其功，文言其德。」辟公：指助祭諸侯。與下文「百辟」同。

〔二〕錫（ㄙㄩˋ）：賜予。茲：此。祉：福。

〔三〕惠：愛。一說「順」。無疆：無窮。

〔四〕封：大。靡：彙。大彙，即大罪。一說「封」指專利斂財，「靡」指奢侈。

〔五〕崇：立。一說「崇」，尊尚也。

〔六〕戎功：大功。

〔七〕繼序：指繼承祖業。皇：光大。

〔八〕競：強。

〔九〕訓：服從。一說訓「效」。

〔一〇〕不顯：偉大。見《文王》注。

〔一一〕刑：通「型」，模範。

【譯文】

武功文德兼備的諸君，上天賜你們幸福吉祥，同時也給我恩惠無量。願我們子孫長保此福，不要在你國犯下大錯，要一心尊崇周邦君王。要常思念這巨功大業，繼承這大業光大弘揚。國家強盛莫強於得人，得人四方便可以歸降。先祖的偉大在於美德，諸君應把它作為榜樣。啊，先王之典實不可忘！

【評析】

成王即位之初，舉行祭祀祖先的大典，詩中叮囑與祭者，不要忘記前輩君王的功績德行。

從詩中「念茲戎功」一句看，應該是成王初年祭祀先祖的詩。參加祭祀者都是前王定天下的諸侯，所以說「戎功」。陸化熙說：「只是念助祭之功，而前述其在國，後勉以不忘。語氣藹然。」「無封靡於爾邦」以下八句，類似後世散文中的駢文句法，藹然的口氣尤其明顯，故鄧翔《詩經釋參》說：「此篇如《書》之誥諭體。」

天作

天作高山〔一〕，大王荒之〔二〕。彼作矣〔三〕，文王康之〔四〕。彼徂矣岐〔五〕，有夷之

行〔六〕。子孫保之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作：生，造就。高山：指岐山。在今陝西岐山東北。周自文王之祖古公亶父由豳遷於岐山之下後，纔開始強大

起來。

〔二〕大王：即文之祖古公亶父，武王時，追尊為大（太）王。詳《縣》篇。荒：有。

〔三〕作：始。

〔四〕康：讀為「賡」，繼續。

〔五〕徂：通「阻」，險阻。

〔六〕夷：平坦。行：道路。于省吾以為當作「彼沮以岐，有夷之行」，意即沮水之側與岐山之下有坦夷之道。

〔譯文〕

上天造就了高大的岐山，太王占據擁有了這座山。那太王開始經營這座山，文王又繼續治理這座山。在那險阻峻峭的岐山旁，有了一條大道寬闊平坦。周家子孫要保有這座山。

〔評析〕

這是周王祭祀岐山的詩。

古代權威學者以為是祭祀先王先公或祭祀太王的詩，從詩意來看，雖然提到太王和文王，但主要對象是「岐」而不是「王」——雖有太王和文王，但如無這座「天造」的高山，周族何所憑依？從這裏我們同樣地看到周初人心目中「天命」與「人德」的關係。季本等人就認為此是祭山的樂歌。

昊天有成命

昊天有成命〔一〕，二后受之〔二〕。成王不敢康〔三〕，夙夜基命宥密〔四〕。於緝

熙〔五〕！單厥心〔六〕，肆其靖之〔七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昊天：皇天。成命：定命。一說「明命」。

〔二〕二后：指文王和武王。受之：指承受天命。

〔三〕成王：武王之子，名誦，繼武王為天子。康：安逸。

〔四〕夙夜基命宥密：《鄭箋》：「早夜始信天命，不敢解倦，行寬仁安靜之政，以定天下。」于省吾讀此句為「夙

夜其命有勉」，以為：基，其。命，天命。宥，通「有」。密，通「勉」。

〔五〕於：嘆美之聲。緝熙：光明。

〔六〕單：通「殫」，盡。

〔七〕肆：故。靖：安。

【譯文】

命上天降下明確的指令，文、武受命建立大業。成王不敢安然地享樂，順天命安民努力不懈。啊，先王是多麼光明！

為保有天命竭力盡心，故國祚纔得鞏固安寧。

【評析】

這是成王祭天的誦辭，表現了周人敬天的同時，更看重「盡心」的主觀努力的理性精神。

祭祀上天，只是敬告上天周王自己小心謹慎的表現。張叔翹說：「此詩中『不敢康』三字最重。」徐常吉說：「此篇

專重一心字。」所謂「不敢康」，所謂「單心」，都應該是成王對上天的承諾。從這裏，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周人的理性精

神——說是天命，但「盡人事」的主觀努力似乎更其重要，因為周人已經十分明確：天命不常，歸於有德。

我將

我將我享^{〔一〕}，維羊維牛，維天其右之^{〔二〕}。儀式刑文王之典^{〔三〕}，日靖四方^{〔四〕}。伊嘏文王^{〔五〕}，既右饗之^{〔六〕}。我其夙夜^{〔七〕}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^{〔八〕}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我：「我將我享」與「言告言歸」句法同，「我」當為語辭。將：祭名。字或從「鼎」從「將」，當為以鼎煮食以獻神的一種祭祀，故《玉篇》訓「煮」。下言「維羊維牛」，即指所煮之物。享：祭獻。

〔二〕右：佑，保佑。

〔三〕儀式刑：三字平列，都是做法的意思。典：典章制度。或以為當作「德」（《左傳》、《漢書》引）。

〔四〕靖：平定。

〔五〕伊：發語詞。嘏（ㄩㄞˋ）：通「假」，大。

〔六〕右：通「侑」，《說文》：侑，耦也。饗：受食。此是說文王配上帝饗食。

〔七〕夙夜：早晚，指勤政。

〔八〕于時：於是。

【譯文】

我煮好祭品獻給神靈，那祭品中有牛還有羊。祈求上帝保佑我周邦，我要做法文王的典章。每日用它來安定四方。我先祖那偉大的文王，已配上帝將祭品安享。我們早晚不懈地努力，誠心敬畏上天的威嚴，這纔能保有我們周邦。

【評析】

這是周王祭天而以文王配享的詩。

「《我將》，祀文王於明堂也。」（《毛序》）近代學者或以此為《大武》樂曲中的一章。就詩意來看，恐仍以舊說為是。方玉潤說：「首三句祀天，中四句祀文王，末三句則祭者本旨，賓主次序井然。」這三段意思用心十分明確，天之佑周，全在文王之德，周之子孫是不能忘懷於文王贏得上天護佑這個根本的。這種「次序井然」的安排本身就是周人理性精神越來越強烈的表現。

時邁

時邁其邦〔一〕，昊天其子之〔三〕。實右序有周〔三〕，薄言震之〔四〕，莫不震疊〔五〕。懷柔百神〔六〕，及河喬嶽〔七〕。允王維后〔八〕！明昭有周〔九〕，式序在位〔一〇〕。載戢干戈〔二〕，載櫜弓矢〔二〕。我求懿德〔三〕，肆于時夏〔二四〕。允王保之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時：是。邁，行。或以為當作「萬」，指千萬諸侯國。邦：諸侯之國。

〔二〕子：兒子。一說：子，愛也。

〔三〕右：佑。序：通「予」，我。

〔四〕薄言：語助詞，見《芣苢》注。震：當從《韓詩》作「振」，指振奮、振興。

〔五〕震疊：震驚。疊，通「懾」，恐懼。

〔六〕懷柔：安撫。

〔七〕河：黃河。喬嶽：高大的嶽山。

〔八〕允、維：都是語詞。一說「允」訓「信」，以為此言：「信哉武王之為君也。」

〔九〕明昭：光明貌。一說明智聰察。

〔一〇〕序：順序。

〔一一〕戢（三）：收藏兵器。

〔一二〕橐（gō）：盛衣甲、弓矢的袋子。

〔一三〕懿德：美德。

〔一四〕肆：施行。時：是，此。夏：中國。

〔譯文〕

我巡狩視察天下邦國，皇天把我當兒子待承。上天確實保佑我周邦，他特意讓我周族振興，天下四方都莫不震驚。使衆神得到安撫祭祀，河山百神都受到禮敬。萬國的主宰天下之王！無比光榮的有周大邦，按照次序把諸侯封賞。從此收拾起干戈甲兵，強弓鈇利箭裝入皮囊。我們要講求美好道德，施行到中國每個地方。周王將永保國家興旺！

〔評析〕

這是周武王滅商後，巡狩天下諸侯，祭祀江河山嶽的詩。

《國語》以此詩的作者是周公，何楷則以此爲《大武》樂中的一章。但無確證。這種祭祀活動更多的是做給天下諸侯看的，以代表上帝的姿態出現，在那個時代更有說服力。詩寫得正大壯闊，所謂「宣威」、「佈德」，嚴整有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詩中講「懷柔百神」，人與神靈到底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呢？在周人看來，人無神的保佑，則不能成就事業；神無人的祭祀安撫，就無所歸依，四處漂泊、流浪！這種人與神的分裂，終於造就了儒家本質上的不信鬼神之說——所謂「慎終追遠」，不過是凝聚子孫保持活人的現實世界血緣親情關係的手段而已。在孔子那裏，鐵定的現實世界的存在，需要鐵定的秩序，也就需要鐵定的此生的修養。一切以人的現實存在的主觀努力爲轉移。他所謂的「命」，不

過是單個主體無法把握的客觀存在，類似規律的東西罷了。但這種堅定的理性精神，其所由來，正是周人對待鬼神的態度。孔子為甚麼那麼推崇周公，可以由此找到十分具體的答案。

孫月峰云：「首二句甚壯甚快，儼然坐明堂、朝萬國氣象。下分兩節：一宣威，一佈德，皆以『有周』起。『允王』結，整然有度。遣詞最古而腴。」所謂「古而腴」，就是樸實而有味，這個「味」正是詩之所以為詩的關鍵所在。比如陸化熙所說的：「此詩以『昊天予之』為主，首以冀詞發端，次言『予之』之實，未言保所謂『予之』之命。俱指巡狩一時言。」既然「人人能言之，又安在詩人之言之」，那麼，詩人之心見於詩句，則讀詩端在於細心體會了。

執競

執競武王^{〔一〕}，無競維烈^{〔二〕}。不顯成康^{〔三〕}，上帝是皇^{〔四〕}。自彼成康，奄有四方^{〔五〕}，斤斤其明^{〔六〕}。鐘鼓喤喤^{〔七〕}，磬筦將將^{〔八〕}，降福穰穰^{〔九〕}。降福簡簡^{〔一〇〕}，威儀反反^{〔一一〕}。既醉既飽，福祿來反^{〔一二〕}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執競：即執服強者。競，強。一說「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」。

〔二〕無競：莫強。烈：武功，指克商之功。見《烈文》注。

〔三〕不顯：偉大。見《文王》注。成康：指成王和康王。

〔四〕皇：美也。一說訓「君」，指上帝立他們為君。

〔五〕奄有：盡有。見《皇矣》注。

〔六〕斤斤：明察貌。或以為當為「炯炯」，光。

【七】 嗶嗶：鐘鼓宏亮之聲。

【八】 磬：一種石或玉製成的打擊樂器。見《鼓鍾》注。筦，「管」的異體字，竹製的管樂器。將將（qiāng）：同

「鏘鏘」。像金石、管樂相和之聲。上二句寫祭祀時奏樂。

【九】 穰穰（rǎng）：衆多貌。

【一〇】 簡簡：盛大貌。上二句指武王、成王、康王降福給祭者。

【一一】 威儀：舉止禮節。反反：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（曾釗說）。

【一二】 反：反復。

【譯文】

征服了强大殷商的武王，沒有人的武功比他更强。還有偉大的成王和康王，上帝著意地把他們張揚。自從那成王和康王以來，周邦全部地擁有了四方，他們洞察細微目光明亮。鐘鼓聲已經嗶嗶地奏響，懸磬和管樂也鏘鏘嘹亮，神靈降下了豐盛的福祉。神靈降下了巨大的吉祥，祭祀的禮儀嚴肅又安詳。神靈已經喝醉已經喫飽，將福祿反復地賜給周王。

【評析】

這是一首祭祀武、成、康三王的詩。朱熹說：「此祭武王、成王、康王之詩。」此說有理。武王得天下，成王、康王致盛世，所以首先稱頌武王的武功，其次歌頌成、康擁有了天下四方。但詩中對三王的功勞說得概括，主要講神靈對他們的庇護和降福。這篇作品，在《周頌》中是時代較晚的一篇，韻律與《清廟》之類大別，句式是整齊的四言，而且出現了三對疊詞，格律流暢，所以于省吾懷疑是後人補苴，也不無道理。

思文

思文后稷^{〔一〕}，克配彼天^{〔二〕}。立我烝民^{〔三〕}，莫匪爾極^{〔四〕}。貽我來牟^{〔五〕}，帝命率育^{〔六〕}。無此疆爾界^{〔七〕}，陳常于時夏^{〔八〕}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思文：「思」為語詞，一說為「思念」。文，指文德。后稷：周人的始祖。見《生民》注。

〔二〕克：能。

〔三〕立：定。烝民：衆民。

〔四〕極：中極，表率。一說：極，至也。

〔五〕貽：遺留。來牟：小麥。一說「來」是小麥，「牟」是大麥。

〔六〕率育：普徧養育。一說育種。

〔七〕疆、界：都是指疆域。

〔八〕陳：佈陳。常：當讀為「嘗」，食。此指佈食於中國。時夏：此夏。夏，中國。或以為「陳常」指陳說（宣佈）種植糧食作物的常法常規。

【譯文】

遙想文德無比的后稷，上配天帝是你的德行。你安定了這衆生下民，處處都留下你的典型。上帝把麥子賜予我們，命令用它來徧養百姓。不要劃分出彼此疆界，在中國普及種植技能。

【評析】

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的詩，比較一下《大雅·生民》對后稷的描述，可以看出《雅》與《頌》語言形式上的不同。

這首詩主在歌頌后稷養民之功，但語言極其簡練。張七澤從雅、頌語言形式上做了區分，他說：「后稷配天，一事也。《生民》述事，故詞詳而文直；《思文》頌德，故語簡而旨深。《雅》《頌》之體，其不同如此。」（《毛詩微言》引）頌辭蓋來源於原始巫術的祝禱之辭，以簡練直接為上（參看《伊耆氏禘辭》），這不止是因為彼時語言的抽象能力較差，更重要的是向神靈祈求要目的明確，無須過多的修飾，以掩蓋祈求內容。後世漸衍漸繁，阿諛興而辭費矣，美文作或質失矣。故孔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」史與祝原本一身二職，正言其辭文而過實。《國語》謂此為周公所作。《空山堂詩志》則云：「『立極』、『陳常』，皆后稷之文德也。括稷教稼，只『來牟』、『率育』二語，他人頌稷，必不如此下筆。」

臣工

嗟嗟臣工〔一〕，敬爾在公〔二〕。王釐爾成〔三〕，來咨來茹〔四〕。嗟嗟保介〔五〕，維莫之春〔六〕，亦又何求〔七〕？如何新畬〔八〕？於皇來牟〔九〕，將受厥明〔一〇〕。明昭上帝〔一一〕，迄用康年〔一二〕。命我衆人〔一三〕：庀乃錢鎛〔一四〕，奄觀銍艾〔一五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嗟嗟：嘆詞，猶「唉唉」。臣工：羣臣百官。

〔二〕敬：慎重。公：公家，指王朝之事。

〔三〕釐：嘉獎。

〔四〕咨：謀。茹：慰。

〔五〕保介：承擔保衛工作的衣甲之士。介，甲。